

# 冊六

書名 肉蒲團小說二十回 鈔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清 情癡反正道人 編次  
 卷 冊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6  
 編號 D8651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1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肉蒲團小說二十回 鈔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肉蒲團小說 一名覺後禪



情痴反正道人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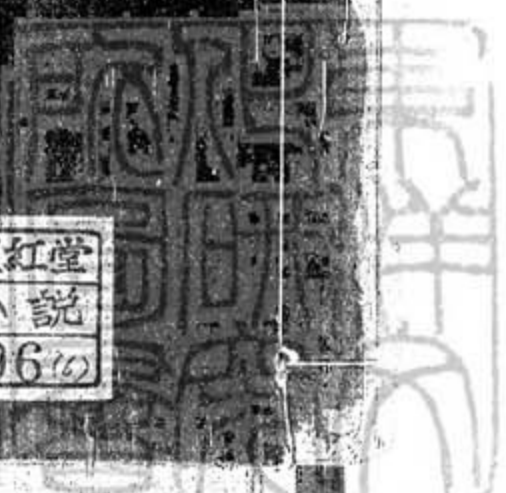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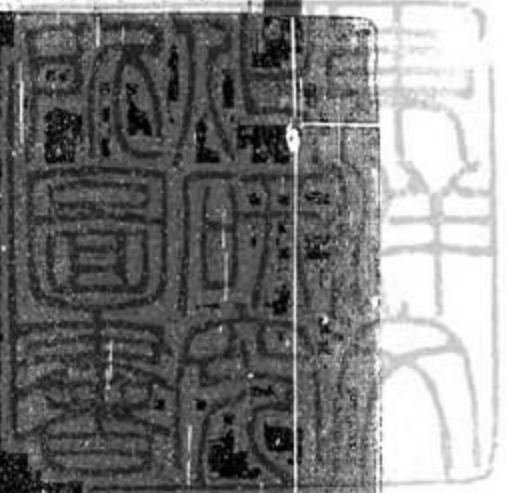
情死還魂社友批評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說法 談色事就色開端

詞云

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  
 一泓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既放逐衰翁  
 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 世間真樂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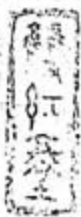
雙紅堂  
 小説  
 第九十六回

雙紅堂  
 小説  
 96(10)



2028

第十一回



穿窬豪傑浪揮金

カリキ露水夫妻成結髮

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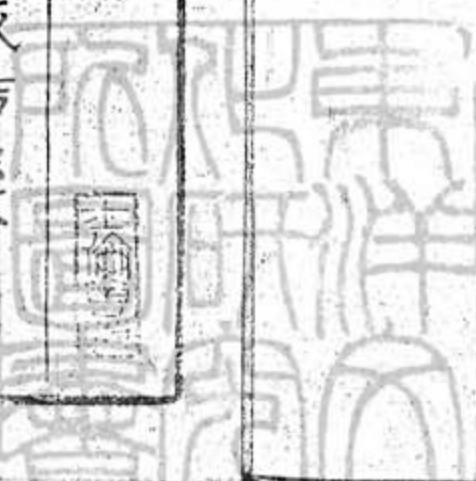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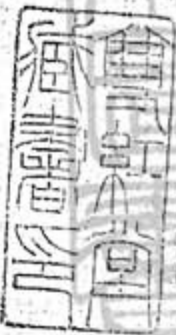
豪客從來數綠林

一逢知己便揮金

衣冠亦復多豪客

何事全無念友心

艷芳與未央生。睡了十幾夜。那種雲雨私情。正在稠  
密之處。被丈夫回來。打斷好事。苦不可言。心上思量  
道。我起先。只說天下的男子。才貌與實事。洪淡不能相  
兼。我所以去了。才貌單取實事。把這個粗蠢東西當



做寶貝一般終日吃辛吃苦幫他做活那裡曉得男  
子裡面原有三佛俱全的我若還不遇這個才子枉  
做了一世佳人與對門的醜婦何異如今過去の日  
子雖然追悔不來以後的光陰怎麼肯仍前虛度自  
古道明人不做暗事做婦人的不壞名節則已既然  
壞了名節索性做個決烈之人棄了家的跟了野的  
省得身子姓張肚腸姓李我常說從來的婦人有紅  
拂奴的眼卓文君的胆方纔可以偷漢生平只偷一  
個一偷就偷到底連那個偷字後面也改正過來一

語竅當作訣竅

般做夫人受誥封方纔是個女中豪傑其餘那些膿  
包女子偷不上一兩遭耽擱了一生一世甚至有不  
得見面被相思病害死的豈不可笑從來偷漢的訣  
竅淫奔二字原分不關既要淫就要奔若度量後來  
奔不得就不如省了那番孽障做個守貞不二的人  
何等不妙為甚麼把名節性命去換那頃刻的歡娛  
主意定了就寫書一封寄與未央生約做私奔之事  
他當初在母家的時節極喜讀書寫字只因嫁做高  
人婦就把筆硯荒疎了所以寫來的書札就如說話

無語不翻陳案  
却入情入理所  
以為妙

比才女書札是進  
一步如何說文理  
不深

一般沒有文章翰墨之氣却倒因文理不深反寫得  
情真意切不像有才女子寫與人的書札調藻繽紛  
具情掩抑使人作文字讀不作書信觀也

書云

情郎未央生賜覽自你不來之後我終日對了  
飲食吞嚥不下就勉強吃下去也不過三分之  
一可見心肝五臟都瘦了一大半不但身上面  
上瘦得不像人也你一向不見如何知道我如  
今立定主意隨你終身你可速口料理或是你

煩崑崙進來盜我或是我做紅拂前來奔你只  
要期定日子約在何處等我我不致被此相左使  
得利漁翁收雷迷失至囑至囑你若慮禍躊躇  
不敢做此險事就是薄倖之人可寫書來回我  
從此絕交以後不得再見若還再見我的牙齒  
利害要咬下負心人的肉來當做猪肉狗肉吃  
也其餘一切誓死的話總是寡情婦女騙人的  
套子我不會說只此寄知

辱愛妾艷芳斂衽拜寄

寫了此書立在門前看見賽昆命走過付與他帶去  
又怕未央生胆小不敢行此險著又生一計終日尋  
是尋非與權老實爭鬧使他不能相容好做朱買臣  
的故事就終日只推有病一根絲也不絡連茶飯都  
要丈夫炊煮茶冷了些就說燒不滾飯硬了些就說  
煮不熟每日清晨起來呢罵到晚直到上床之後方  
纔停息却要比往常做事的工夫勤謹十倍方纔保  
得平安到曉不然半夜三更還要差使他起來不是  
燒茶就是煎藥再不能勾安枕至于幹事之時把擺

佈前夫的手段從新放出來要打發他上路好嫁三  
樣俱全的丈夫權老實見他日裡憎嫌不過只得竭  
力奉承指望將功贖罪誰想夜裡的功勞補不得日  
間的過失爬下床來就換了一副面孔不消開口先  
使人慎怕把一個如狼似虎的丈夫不上兩月磨得  
骨瘦如柴慳待整隣舍見了个替化不平只是  
悞怕賽崑崙不好說得權老實見妻子一向安心貼  
意忽然改變起來知道必非無故就不住在隣舍面  
前體間消息說我出門的時節可曾有甚麼回雜之

人在家往來可曾有甚麼事故落在列位眼裡。隣舍起先只推不知。後來見他盤問不過。又憐他是个忠厚之人。將來要死于淫婦之手。只得回覆他道。有便有一个人在你家走動幾次。只是這個主子是惹不得的。惹著了他。就要合著カレン古語二句。

明鎗容易躲

暗劍最難防

豈但不能斷絕他。只怕還有不測之禍。權充實道是个甚麼人。就這等利害。隣舍道不是別人。就是天下馳名人。二。悞怕慣做神賦的。賽崑崙。舊時在你門前。

經過看見你娘子生得齊整。就走来問我們說。是那一个的。妻子我們說是你的。令正他又說。這樣女子嫁了那樣丈夫。也不相配。他平日夫妻之間和睦不和睦。我們又說是極相得的。後來見你出去買貨。又走来問道。權充實這番出去。有多少日子。纔得回來。我們只說他要買絲。就回覆道。往返須得十幾日。纔得到家。不想就從那一日起。你家夜二有些响動。就像有人說話一般。若是別个。我們就好出來替查你。曉得愚昧太歲頭上。可是動得土的。不去惹他。尚且要來。

昭顧何况得罪了他有个不來攬擾的况且從來律法決有隣舍捉步之理所以憑他自來自往宿了十幾夜直待你回來方纔断了這條路我們說便對你說你只好放在肚裡早晚之間做个准備切不可漏洩出來招災惹禍就在令正面前也只是隱忍不可說破若還說破他就要通信過去連我們都不得安生輕則破財重則喪命了權老實道我說他不住來買絲那有这个大主顧原家為此列位若不說我那裡知道既蒙吩咐我不敢漏洩他們終有一日落

我手裡待我拿住了他殺頭的時節求列位高隣助我一臂之力就是了鄰舍道這都是歇話自古道拿賊拿賊拿雙拿雙他做了一世賊不曾被人拿著難道通了幾次毒就被你拿著雙不成你不要怪我說這位令正不是你家人了終有一日被領去只保得不賠糶奩也就勾了權老實道怎見得如此隣舍道他平素的手段你難道不知幾十丈的高牆經不得他一跳幾百層的厚壁經不得他一鑽你那幾間低小房子那裡在他心上少不得要鑽跳進來把



人領去人既被他領去那家中的財物豈保得不做  
糶奩這是樁人財兩失的事你不可不防權老實聽  
到此处一發驚慌起來就對隣舍跪了求他畫个長  
策免此奇禍隣舍憐他情極个都低頭算計閉口  
思量有勸他休了妻子斷絕禍根的有教他帶了妻  
子搬到遠處去的權老實都躊躇不決內中有一个  
老成的道這都不是主意他的令正雖有可出之條  
却不曾拿著憑據把甚麼題目休他賽崑崙的路數  
沒有一处不熟隨你擬在那裡他自然會尋來尋著

之時只怕連自己的性命都要送在他手裡依我的  
愚見只有个將錯就錯之法可以做得你的令正既  
然無心靠你留在家中也沒用不如賣些銀子用二  
還<sub>ソラ</sub>不折本若還賣與別家令正決不肯去就是賽崑  
崙知道怪你斷他恩愛也要來報讐不如就賣與他  
做賊的人銀子來得容易他既然愛你令正或者皆  
出一二百兩也不可<sub>カ</sub>知你拿了這宗銀子過來兩脚  
婦人怕計不出另事一个將就些的自然不會招災  
惹禍又得了人又保得不破財豈不兩便權老實道

此計甚好雖然不是丈夫所為却除了此計再無別計竟是這等罷了只是一件我自己不好同他說話須得一個居間的便好列位之中可有那一位肯替我周全此事隣舍道若是這等做還不妨與事只是賣去之後你不可生端啓釁說我們通同毒賊占你妻子這就使不得了權充實道若做得成我的身家性命都虧列位保全怎敢做比負心之事充成的道料他是个忠厚人決不如此你們放心去做就大家一同的擬推出一个會說話的約定次日去尋賽崑

崑說話却說未央生自與艷芳別後害起相思病來終日要死要活賴在賽崑崑身上要替他顯个神通把两个弄做一處賽崑崑道若要拐他出來有甚麼難處只是拐出之後这个所在你就住不得了須要領到天南地北緝訪不到的去處尋所處房子住下方纔做得長久夫妻你肯去不肯去也要商量定了纔好做事未央生的心上因那两个特等婦人不曾弄得上手捨不得去了這塊地方起先還有幾分不決後來看見艷芳的書寫得激切義不容辭只得空

了主意就回覆道若不遠行難以滅跡自然要舍此而去賽崑崙道這等就好處了只是一件拐婦人的罪過比偷財物不同錢財是倘來之物今日失去明日又趁得來結髮夫妻一旦被人拐去教他何以為情況且權老實是個窮漢沒了老婆那裡還討得起凡人情到極處就有性命之憂抑不可不替受害之人想个退步除非帶百十兩銀子丟在他家然後拐出人來只當問他娶討一般使他失了一個還好再討一个這等做來雖于損去的陰德究竟無補還不失

我做英雄的本色未央生道此計可稱萬金只是小弟旅囊羞澁設處不來未免有累知己心上覺得不安賽昆崙道劣兄的銀子來也來得容易去也去得容易若還拚不得揮金怎敢說此仗義的話都在劣見身上就是了你可寫書回覆他不拘那一日只要權老實不在家我就去拐他出來不消憂慮未央生喜極連忙磨起墨來因他寄來的書札文理不深也把衆句淺話回他省得他費解

書云

比前書更深一  
層如何說是淺  
話

艷娘芳卿賜覽別得兩個月竟像幾十年你的心肝五臟瘦了一半我的心肝五臟倒肥了一半不然為何塞住喉嚨礙了飲食一口一粒也吞不下去終日哀告崑崙求他力圖此事他只恐尊意不決所以不敢輕舉因看來札始知向我之心堅如鉄石今已力任不辭矣紅拂之事甚險切不可做既有此人出力只做紅綃可也佳期難以預卜典守難家之日即是嫦娥出月之期連賜好音以便舉事我若做負心人這猪肉狗肉不消尊口咬得自有烏鴉黃犬啣去吃也別話不宜只此奉覆

慎不具名

賽崑崙拿了此書送與艷芳之後就取一百二十兩銀子預先封做一封好待臨時帶去終日盼望消息怎奈權老實再不出門不想到這一日忽見他隣舍走來說了幾句閒話即便開談說權老實因生意折本日給不敷不能養活妻子要轉賣與人我想別人家沒有銀子就有銀子也養活這婦人不起只有你

寬胸天度，拚得閒飯養人。又肯做濟困扶危之事，所以特來作合，求你積个陰德。一来超拔此婦出來，省得他餓死。二来使權走實，得些聘金，好做主生意糊口。極是兩便的事。賽崑崙聽見這些話，心上躊躇道：「有這樣奇事，我正要去算計他。」就像曉得的一般。央人來賣典，我或者曉得些風聲，知道我替人做事，料想出不得圈套。故此來上這條路，也不可。知既然如此，我要暗買，倒不如明買了。為何拿著銀子去做拐帶之事？就問那隣舍道：「他為甚麼沒原沒故，就要賣起？」

鄰舍道：「不過是為貧所使，並無他意。」賽崑崙道：「這等他的妻子，可肯到別人家去？」隣舍道：「他在家受苦，不過已不得出門，有甚麼不肯去？」賽崑崙道：「這等他要多少財禮？」隣舍道：「他的意思要計二百兩，那裡依得。他若還得一半多些，只怕也就了。」賽崑崙道：「既然如此，就是一百二十兩罷。」隣舍見他允了，就一面叫他允銀子，一面去叫權走實親來交易。賽崑崙的初意，竟要教未央生做受生，自己與隣舍同做居間之人。後來想一想，道：「活人的妻子，不是好討的。我的名」

聲在外人還懼怕不敢同我打官司若教他出名後  
來就有官府口舌了所以絕不提起來只說自  
己討來做妾權老實走到寫了婚書打了手印隣舍  
押了花字交與賽崑崙取出那封銀子恰好  
是這些數日又另取十兩送與鄰舍做媒錢當日就  
催轎子把艷芳擡了過來還不與未央生知道直待  
替他尋下房屋置了床帳家伙又討一個了髮服事  
艷芳方纔備辦花燭把他兩個送入洞房雖鮑叔之  
交情虬髯之俠氣不過如此只可惜把題目認錯了

些所以算不得真正豪傑若把這種交情加諸道義  
之友這種仗氣施于急難之場則賽昆崙的人品不  
特稱雄于盜賊之林亦可藐視乎衣冠之流

第十二回

補盥頭方成好事

因吃醋反結同心

詞云

喜多情愛多情及見情多妬又生嗔即眼別青  
戀娉婷惜娉婷能使娉婷兩不爭風流始擅名

右調長相思

未央生與艷芳做了夫妻兩個不分晝夜不避寒暑  
盡情盡興的快樂艷芳進門之後經水來得一次就有  
了胎未央生大喜以為術士之言不驗一般也會生

育這根取樂之具是落得改造的到了四五个月上  
艷芳的身子漸一粗大起來行房之時未免有些礙  
手礙脚他两个平日幹事是不鳴則已鳴則驚人的  
那裡肯提心予胆難開了身子呱起了肚皮做那不  
親不切的事艷芳就分付未央生教他權且耽擱幾  
時養精蓄銳待生育之後好圖大舉不要在費了精  
神從此以後两个就分房宿歇未央生獨自一个睡  
在書房未免靜極思動又要做起分外事來起先未  
得艷芳之時却像得了這一个就一世不偷婦人也

過得日子了及至既得之後心上又想似這等的再  
得一个湊成雙美便好初婚之時雖有此意只因有得  
受用也還當做緩圖到這無聊之際就把緩圖當了  
急著認真要做起來心上思量道我目中所見的婦  
人只有那两个不知名姓的是當今絕色與我新娶  
的這一个可以鼎足而立的了怎奈不知下落無處  
尋訪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在冊子上面頭等之中  
遴選一个出來暫救目前之急待從容暇豫之時再  
去尋那幾個也不為遲就瞞著艷芳把書房門關了



取出冊子來細心的翻閱翻著一個名字叫做香雲批他的批語雖然不多幾句却比形容別个的畧加厚些別个的不是褒中寓貶就是貶中帶褒只有他這幾句都是明誇顯贊沒有皮裡春秋可見是一等之中的第一名與那日所見的銀紅女子藕色佳人止爭一間者也

批云

此婦色多殊美態有餘妍輕不留痕肢體堪擎掌上嬌非作意風神儼在画中因風嗅異香似

泊花氣從旁聽妙語不數鶯簧殆色中之錦  
閨中之嬌者也拔之高等以冠群姿

未央生看了批詞追想他的面貌記得是個二十以外三十以內的人意致極來得嫵媚從面前走過之時覺得有一陣香氣與薰在衣上帶在身上的不同別有一種甜淨之味既去之後又在香案旁邊檢著一把詩扇知道是他所遺未央生想了數日要去踪跡他因後來遇著特等的就把他做了前魚之棄此時翻閱著了不覺死灰復燃就把下面的小字細查

看他住在何處。原來與自己的住處同是一個巷名。心上大喜道：這一條巷內，不過數十分人家，料想沒有幾里之隔，要弄他上手，一定是不難的了。連忙走出去問人。那裡曉得作孽之事，偏生湊巧，竟像天地鬼神也助紂為虐一般。這個女子就是他的緊隣。只有一牆之隔，書房間壁就是他的臥房。丈夫叫做軒子，是個才高行短、名重品低的秀才。年紀有五十多歲，前妻已死，香雲是他的繼室。軒子在外面處館，每個月回來宿一兩夜，其餘的日子都在館中。

宿歇未央生道：這等看來分明是前世的姻緣。神差鬼使送我住在這邊，同他作樂的了。這樣便事，難道還好不？做就在家中走來走去，一邊想計策，一邊看形勢。書房外面的牆雖然不高，是有房子隔住的，跳不過去。書房裡面的牆雖然不厚，也是夾磚砌的，又有石灰粉在上面，一動就有了形跡。兩家都要看出來，不好鑿孔。就丟了書上的成法，不去鑽穴踰牆，只把自己做過的文章拿來溫理，還想要做爬梁上屋之事。仰起頭來細看，只見屋山頭上，有三尺高五尺濶。

的一塊是磚牆砌不到用板壁補完的心上思量道  
既有這一隙可乘又不消想到屋上去了何不把鑽  
穴踰牆的四个字變通其法而用之只消把板壁擡  
去幾塊那磚牆上面就可以跳得過了有甚麼難做  
的事就掇了一張梯子斜靠在牆上然後到書櫥裡  
面取一副備而不用的家伙外面是個紙匣紙匣裡  
面刀斧鋸鑿件<sub>二</sub>都有名字叫做十件頭未央生自  
買回來一件也不曾用著只說是些沒用的東西只  
好擺在書房做件玩器罷了那曉得天下無棄物偷

婦人裡面竟用著他就帶了這副家伙爬上擄去仔  
細一看那板壁雖然堅固還喜得有縫可尋當初是  
逐塊敲上去的沒有犬牙相錯之勢使人不可動搖  
就先用一把小銼將橫木之上銼去一二分使擡板  
下來的時節沒有障礙然後用小鑿投入縫中往身  
邊一擡不知不覺已是一塊下來了再去擡第二塊  
連斧鑿都可以不用只消用手一扯<sub>二</sub>到沒有障礙  
之處他自然會下來竟成了破竹之勢未央生除下  
兩三塊就伸過頭去二張只見有個婦人坐在馬桶

上小解二完之後未曾繫褲先蓋馬桶那馬桶蓋子  
落在地下伸手去取未免屈倒纖腰把兩片美豚高  
高聳起連那半截陰門也與未央生打個照面未央  
生在背後看了還不知可是本人道等他撒上褲子掉  
過臉來仔細一認不消說是當初賞鑒過的比初見  
之時更加嫵媚未央生要叫他一聲一來恐怕被人  
聽見二來他在亮處我在暗中不知我是何人怎麼  
肯來招接萬一發作起來反為不便須要想個計較  
倒引他地來張我只要看見面貌不消我去仰攀他

自然會來俯就了想了一會忽然記起他那把扇子  
上面有三首唐詩是他親筆寫的料想此時還記得  
我如今把板壁用在這邊走下梯去尋出那把扇子  
把上面的詩高聲朗誦起來他聽見了豈不繪意既  
然會意畢竟上來張我然後用巧話挑撥他自然一  
勾便上了算計已定就如飛走下去開一箱子搜尋  
那把詩扇他在廟中作寓之時燒香婦女所貽之物  
甚多不止這把扇子拾到一件就收藏一件防備尋  
着了人好把原物當了証據做个有挾而求不怕那

些婦人不肯，所以當做珍寶相看，一件不敢遺失。又怕與別的東西混在一處，倉卒之間尋不出來，所以另作一箱，蓋上面有四個大字，是詩經上的國風一句，句作兩行寫了，以便識認，其字云：

美人

之貽

此時開一箱子，把那些香艷之物一齊傾倒出來，細細的揀閱開手，一把扇子，就是他的展開，一看上面的字，雖不十分到家，也儘有些筆意。那三首絕句，乃

唐朝才子李供奉所作，名為清平調，是玄宗與貴妃賞牡丹，召他進宮去做的。未央生看了詩句，不敢造次，就念先把頭上的巾身上的衣服換得齊整，又燒一爐好香，放在面前，然後打掃喉嚨，竟像崑腔戲子唱慢調的一般，逐个字哦出韻來，等他好傾耳細聽。

詩云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右其一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在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昭陽。

右其二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杆。

右其三

念過一遍，又念一遍。念到十遍之後，不見响動，就把  
落款的年月與寫字之人的姓名，當做曲子裡面的

疑識

欲氣

介ツライマワシ白一般也，念出來，索性等他聽个明白，又念了幾遍，只見板壁之上，忽然响了一聲，又像咳嗽，又像歎欲氣，只是隱隱躍躍，聽不分明。未央生知道，他上來就對著扇子埋怨道：「為這一把扇子，弄得人死不死，活不活，如今扇子在這邊，人在那裏，若還尋得著，不如送去還他，留在此處做甚麼？」說了這幾句，只見板壁上面有人回覆道：「扇子的主人現在這裡，丟上來還了，就是不消苦。」埋怨他，未央生抬頭看見故意吃一驚道：「原來絕世佳人就在咫尺，枉害了一向。」

的相思這等說死不成了就把十步梯子併做五步跨上去一見了面就樓住親嘴先把兩根舌頭在口裡文媧一次方纔縮出來講話香雲先問道你一向在那裡再不能勾見面如今為甚麼原故忽然走到這分人家念起我扇上的詩來未央生道這就是我的寓所我就是你的緊隣你難道不曉得香雲道住在這邊的另是一家竝不曾見你未央生道我是新近搬來的香雲道你以前在那裡為甚麼原故搬到這邊來住未央生要買他的歡心就隨棧應變想出

話來騙他道我搬來的意思都是為你二難道不明白只因在張仙廟裡看見尊容心下十分想念見你臨別之時十分顧盼又留下扇子贈我所以丟你不<sub>下</sub>千方百計謀到這邊來住好與你相處的意思香雲聽見這一句就滿臉堆下笑來把手在未央生肩<sub>上</sub>輕一撲幾撲道你原來這樣有情我幾乎錯怪了你這等你家裡還有甚麼人未央生道只有一个小妾是朋友贈我的來得不久其餘的賤眷都在故鄉不曾帶來香雲道這等你不曾搬來之先為何再不到

我門前走二使我終日想你害起那搭病來未央生道我起先問你不著不知住在那裡所以不能勾相見後來一知下落就搬過來就你了香雲道這等是幾時搬來的未央生道還不上半年只好四五個月罷了香雲聽見這一句登時變下臉來想了一會又問他道既然來了這些日子為甚麼往常不理我直到今日這冷原裡面忽然爆出豆來未央生見他詞色不好知道露了馬脚臉上不覺有些慚色又把巧話伎吾道一向只說尊夫在家恐怕輕拳妄動貽害

于你所以只當不知熬了這幾個月直到如今方曉得尊夫在館家裡沒有別人纔敢露此聲色不過是謹慎的意思難道敢忘記了娘子故意冷落你不成香雲聽了這些話竝不回言只是一味冷笑定了半晌又問他道這等我的扇子可還在麼未央生道緊藏在身邊一刻也不難怎敢遺失香雲道這等拿來我看未央生只道他看見扇子就破了心上之疑自然因嗔作喜好商量幹事了就下去取了來把一條汗巾裹住雙手遞過去不想香雲接到了手兩三



把扯得粉碎，往自己房裡一丟，將裏扇白汗巾擲還。未央生道：「這樣薄情的人，虧得不曾與你有染。從今以後，兩下開交下去罷。」說了這幾句，氣忿二的朝下竟走。扯也扯他不住，叫也叫他不應，走下梯子，就眼淚注二的哭起來，竟不知為著何事。未央生要爬下，問个明白，又怕被人撞見，只得立在上面，看了他哭。正在難處之際，忽然書房門外芭蕉弄聲，竟像有人走動。未央生怕是艷芳，只得上了板壁，走下梯來，心上猜疑道：「這是甚麼原故？又不曾有話，衝撞他有事。」

得罪他為甚麼？及原沒故，使起性來，察他口氣，不過怪我親近遲了，就擱半年工夫，不曾與他作樂的意思。自古道：有心拜節寒食不遲，只要有心到你拚得加上些利錢，還你半年的實事，就是了。何須這等發急？我料他心上決不單二為此，還有別的原故。他方纔的話，雖然說得峻厲，也未必出于真心，還是逼我請罪的意思。日間不好去得，等到晚上，少不得要鑽過去問个明白。無論他怪得有理沒理，總是賠个不是就完帳了。也虧他度其日如年，方直握到黃昏時候。

打發艷芳睡了。回到書房。把門窗緊閉。除去頭上的方巾。脫去外面的衣服。先把燈吹滅了。然後爬上梯去。把日間攘動的板壁。盡數除下來。只當開霹了一重門戶。心上還慮道。是便是了。他那一邊沒有東西。接脚二丈多的高墻。如何跳得下去。欲待叫一聲。他起先說了硬話。怎麼肯來接引。落得不要開口。誰想香雲口嘴便硬。心腸還軟。臨睡的時候。原開一面之網。在那邊招納他。竝不曾做已甚之事。未央生伸手過去一摸。只見日間所用的梯子。不曾徹去。依舊放

在那邊。若有所待。未央生大喜。就踏著梯子。悄悄爬下去。只當在木橋上。走過一遭。起先平步而上。如今平步而下。竝沒有一毫艱險。爬下梯子。就悄悄橫到床前。見他不响不動。只說睡著了。就要把身子挨進被去。趁他酣睡之時。先把陽物插入牝戶。輕輕的弄他醒來。然後講話。省了未做之先。那番客氣也是好的。算計定了。就伸手去揭被。那裡曉得香雲此時竝不曾睡著。未央生過來的時節。他明明聽見也只因要省些客氣。所以朝裡睡了。只當不知。及至此時見



他伸手來揭被，豈有不報脚色，擅闖轅門之理。這番客氣就省不得了，只得掉轉身來，假粧个睡夢之中，驚醒的模樣，叫起來道：「你是那一个，黑地裡面爬到人床上來？」未央生靠著耳朵，紙紙二回覆道：「不是别个，就是日間與你說話的人，知道自家不是一向生疎了，你特地過來請罪的。」一面說話，一面要鑽進被窩。香雲緊裏住，不放他進去，突作起來道：「這樣寡情的人，那个要你請罪？還不快走！」未央生道：「我費盡心機，謀到這邊來親近你，也不叫做寡情了。」香雲道：「這樣好

看的話騙那一个，你那雙眼睛好不識貨，怕沒有標致絕頂的，終日同他作樂，希罕我這等醜陋東西，肯丢了心上人來親近我？」未央生道：「我家裡這一个是朋友，要來贈我的，我不得不受，娘子怎麼吃起醋來？」香雲道：「你同自家妻子作樂，是該當的，我怎麼好吃醋？只是與我一樣的人，你不該先去纏他，把我丟在九雲外，若住在遠處，不能勾見面，也還罷了。只隔得一層壁，叫也不叫一聲，竟像不相識的一般，這樣毒情的人，還叫别个理你。」未央生道：「娘子這一句話，是

從那裡說起。我除了妻妾之外。竝不曾相處一個婦人。偷香竊玉之事。今日方纔做起娘子。為何沒原沒故。謗起我來。香雲道。我且問你。某時某日。張仙廟裡。有三個婦人進去燒香。看見他生得標致。跪在門外。亂躡頭的可就是你麼。未央生道。那一日果然。曾有三個婦人在廟裡燒香。我彼時也去求子。見有女眷在裡面。恐怕混雜不雅。所以不好進去。就跪在門外躡頭。那是拜張仙。難道拜那三個婦人不成。香雲大笑起來道。何如自己招出來了。若說躡頭的不是你。

還講得去。既然是你。還有甚麼辨得。世上有个躲在張仙背後偷看女子的人。見了內眷。皆避嫌疑不闖進去。調戲他。跪在門外躡頭之理。這樣混話。騙三歲孩子。也不信。竟來騙起我來。未央生見他說到實處。知道掩飾不過。只得吐露真情。一來認自家的不是。二來要套出那三個婦人的下落來。就對他笑一笑道。不瞞娘子說。我那一日躡頭。一半為神。也有一半為人。原有个乞憐的意思。但不知娘子坐在家裡。怎麼曉得外面的事。這句話。是那个對你說的。香雲道。

我自右千里眼順風耳。何須要人說得。未央生道。娘子既然知道這樁事。畢竟也曉得那三個婦人家住在那裡。自己叫甚麼名字。丈夫叫甚麼名字。索性求娘子說个明白。香雲道。你同他相處半年。怕不曉得。倒問起我來。未央生道。這一句話。又從那裡說起。我自從一見之後。就不曾再見。怎麼說與他相處半年。這樣的寬情。教我那裡去伸訴。香雲道。你還要胡賴。既然不曾與他相處。為甚麼半年之中。再不見我一面。分明是他們的主意。教你不要理我。難道不曉

得。未央生道。屈天屈地。何曾有一些影响。竟這等疑心起來。香雲道。若果然沒有此事。你發个咒來。未央生就對天發誓。說我若與這三個婦人有一毫干涉。教我如何如何。不但沒有干涉。就是曉得他姓張姓李。住在何處。到他門上去張望一次。也教我如何如何。香雲見他發的誓愿。十分狠毒。纔釋了一半疑心。又問他道。你果然不曾與他相處。未央生道。果然不曾。香雲道。這等說你的罪。還可原。未央生道。如今說明白了。我沒有甚麼不是。求娘子揭開被窩。放我進

來睡罷。香雲道：「我的面貌不如那三個婦人生得標致，你還去尋標致的睡，不要來纏我。」未央生道：「娘子又來謙遜了，怎見得你的面貌不如那三個生得標致？」香雲道：「你的眼力自然不差，畢竟見他標致到極處，方纔跪了頭。若是畧有幾分姿色的，不過像我那一日得你眼睛相一相，也勾得緊了，怎麼受得拜起？」未央生道：「那跪頭的事，不過是興之所至，偶然做出來的，何曾有甚麼成見？」據娘子這等說，是怪我跪他的頭，不曾跪你的頭，只說有磚瓦之別，所以這等

牢騷不平，如今沒有甚麼難處待我，加上些利錢多，跪些頭補還前日的欠帳，就是了。」說完就爬下床去，對了香雲的枕頭，跪在地板之上，一連跪了幾十個响頭，把床都振動。香雲纔伸手下來扶他上床去，未央生鑽進被窩，那下面的家伙就與陰門湊著，竟像輕車熟路走過幾次的一般。想來也是初交之際，彼此情濃，又被客氣的話，耽擱了一會，經不得在被窩裡面，再使客氣，所以我要湊他，二也要湊我，兩件東西自然傾蓋如故，不消人去介紹他了。未央生湊著之

後就往裡面。直抵香雲的牝戶。雖在寬窄之間。只因慾火甚炎。不能姑待。正要惜些疼意。好熬陰中之痒。所以耐著艱難。任他抵塞。未央生見他承受得起。知道是一般敵。等棋饒不得幾子的了。就放出本事來。同他對壘。抽送一次。定要拔出重圍。搗進巢穴。起先幾十提。裡面倒還滑溜。到半百之外。就漸二有些滯滯起來。香雲反覺抵當不住。就問他道。我往常與自家男人幹事。都是先難後易的。為甚麼今日不同。開手反容易。幹到後面倒艱難起來。未央生道。我生平

沒有他長。只得這根賤物。與普天下的陽物不同。有兩椿異樣處。第一椿是先小後大。就像一塊乾糧。一入牝戶。就漸二大起來。竟像是浸得脹的一般。第二椿是先冷後熱。就像一塊火石。擦磨幾下。就漸二熱起來。竟像有火星要爆出的一般。只因有這兩椿好處。所以不敢埋沒他。要來親近娘子。求你賞鑒。賞鑒的意思。香雲道。不信。你身上有這等一件寶貝。只怕是哄人的話。就作是真的。照像這等艱難起來。只怕幹到後面。也沒有甚麼樂趣。未央生道。如今裡面乾

燥。不過所以覺得艱難。少刻有些淫水浸潤他。自然  
不像這等了。香雲道：這等待我熬住了疼，索性讓你  
狠弄一陣，弄些水出來，省得裡面乾澆。未央生道：極  
說得是。就把雙腳駕在臂上，緊一抽，重一的送不上  
數十下。那陰戶也滑起來，陽物也熱起來，滑則不覺  
其疼，熱則愈見其樂。香雲道：心肝作方纔的話，不是  
哄我的，果然是件寶貝。我如今快活起來了。未央生  
就乘這個機會，愈加狠弄。一邊買他的歡心，一邊套  
他的口氣道：心肝，我這句話不哄你，可見別樣的話

都不是哄你的了。如今也該信得我過，就把那三個  
婦人的話對我說：「何妨？」香雲道：「只要你真心到  
我，自然會對你說。何須這等著忙？」未央生道：「也說  
得是。從此以後，就把他的舌頭緊一含在口裡，再不  
說話，一味啞幹。到底足一抽了，一二更天，只見香雲  
手足冰冷，香汗如澆，一連丟了三次，就對未央生道：  
心肝，我的精神單薄，再經不得掏搗了。擣著我睡罷。  
未央生依他的話，爬下身來，擣住了同睡。二的時節，  
覺得枕席之間，有一陣異香，與那日初會之時間見



的一樣就問他道。心肝你平日薰衣服的是甚麼異香。就這等可愛。香雲道。我平日並不薰香。你在那裡聞得。未央生道。那日相見的時節。你在我面前走過。就覺得有一陣香氣。今日睡在床上。也是如此。你平日若不薰香。這一種氣味。是那裡來的。香雲道。那是我皮肉裡面透出來的氣味。不是甚麼異香。你聞錯了。未央生道。不信。皮肉裡面有這樣好氣味出來。這等說。你的皮肉也是一件寶貝了。香雲道。我生平也沒有別長。只有這一件與別的婦人不同。當初父母

生我的時節。說臨盆之際。有一朵紅雲飛進房裡來。人覺得有一陣香氣。及至生下我來。雲便散了。這種香氣再不散。常在我身上。聞出來。因有這些微驗。所以取名叫做香雲。若坐了不動。還不十分覺察。但是勞碌之後。有些汗出的時節。這種氣味就從毛孔裡透出來。不但別人聞得出。連自家也聞得出。我只因有這些好處。也不敢埋沒他。那日在廟中相遇。見你生得標致異常。所以留連顧盼。把扇子贈你。要你尋到我家來。把這種氣味。與你賞鑒賞鑒。誰想你再

不尋來。直到今日。方纔了得心願。未央生聽了這些話。又把他渾身上下仔細一聞。沒有一個毛孔之中。沒有一線香氣。方纔曉得。絕世佳人。不是眼睛相得出的。與英雄豪傑一般。當索于牝牡驪黃之外。就把他緊二樓住。一連叫了幾十個心肝。還不住口。香雲道。我身上的香氣。你聞到了麼。未央生道。都聞到了。香雲道。只怕還有遺漏的所在。未央生道。沒有甚麼遺漏處。香雲道。還有一處的香氣。更比身上不同。索性與你實受。未央生道。在那一處。香雲把一索。索沒有別長。只有這一件。與別的婦人不同。當初父母

果有此種妙物。非虛語也。

即欲不死不可得矣。

即欲不語不可得矣。

手捏著未央生的指頭。朝陰戶裡面點一點道。此中的氣味。更自不同。你若不嫌褻瀆。也去聞一聞。看未央生縮下身子。去把鼻孔對著陰門。重二的嗅了幾嗅。就爬上來道。真寶貝。真寶貝。我如今沒得說。竟死在你身上罷了。說了這幾句。又把身子縮下去。扒開那件至寶。就用舌頭舐舌起來。香雲道。這怎麼使得。還不快些上來。不要折死了我。一面說。一面去扯他。越扯得急。未央生越舐得慌。把一根三寸多長的舌頭。竟做了幹事的。陽物在裡面一抽一送一往一來。

與交媾無異。一見有淫水流出，就吸在口裡，吞下肚去。一滴也不教狼藉，直餵得他丟了連陰精都吃下去。方纔爬上肚來，香雲死緊的抱住道：我的心肝，你怎麼這等愛我。二如今沒得說，也死在你身上罷了。你若果有真心，到我今晚就同我發個誓愿。未央生道：我也正要如此。兩個一齊爬下，未來穿了衣服，對着外面的星月，一同發誓，不但這一世生死不離，連來生願做夫妻的話，都禱祝在裡面。兩個發誓完了，依舊脫衣上床，細談衷曲。未央生道：照我看來，你這樣

佳人如今世上沒有第二個了。不知你的丈夫是幾世修來的福分，就娶著這件至寶。既有這件至寶在家，又為甚麼不回來受用，終日睡在外邊，使你孤眠獨宿。這是甚麼原故？香雲道：他心上也受用，只是力量不濟，支持不來，所以借處禱的名色，在外面躲避羞惱。未央生道：我聞得，他還是中年的人，怎麼就這等不濟？香雲道：他少年的時節，也是個風流子弟，極喜偷摸良家女子，不分晝夜去淫慾婦人，所以斷喪太過，到中年就沒用了。未央生又問道：這等他少

差

看管著心  
前日因此時受  
者是

年時節的力量。與我今夜的力量何如。香雲道。做事的技倆。雖然差不多。那有。你這兩樁好處。未央生道。我這件東西。是世上沒有的。你這件東西。也是世上沒有的。如今兩件寶貝。湊在一處。切不可使他分開。我從今以後。不住要過來。同你睡了。香雲道。你是有家小的人。怎能勾不住的過來。只不要像以前那樣寡情。也就勾了。未央生道。不知是那多嘴的人。到你面前來學舌。使我抱了不白之冤。到這個時候。還說我寡情。我若知道那學舌的人。定要與他狠做一

出香雲道。我老實對你說。學舌的不是別個。就是那三位佳人。未央生道。又來奇了。這樣沒正經的話。就是別人說他。也該沒趣。難道自己不怕腩腫。竟告訴起人來。香雲道。不瞞你說。是我告訴他起的。我與他們三個。同是一分人家的女兒。兩個年紀小的。我叫他妹子。一個年紀大的。我叫他姑娘。平日相處。得極好。兩個妹子。更與我心投意合。竟像同胞的一般。我有心事。也對他講。他有隱情。也對我說。我那日燒香回來。見了他們兩個。就把你生得標致。不住的偷眼看我。

也愛你。丟下扇子的話。盡情告訴他。一兩個道。既然這等愛你。又見你有心到他。少不得有個尋來的日子。看你怎麼樣打發他。我心上也料你決要尋來。立在門前等了。你十來日。再不見一毫踪影。後來他兩個燒香回來。也恰好遇見我。就問我道。你那日看見的人。是怎麼樣的面貌。怎麼樣的打扮。我就把你的身段。面孔。衣裳。服色。細一背與他聽。他兩個道。這等說你心上的人。我們今日也領教過了。又問我道。他既然愛你。那一日可曾對了你。我道。我說他只好愛在

心上罷了。那有在衆人面前。躡頭之理。他見我說這一句。就不則聲。只是相對而笑。却像个得意之極。不肯使人知道的光景。我就疑心起來。再三盤問他。一。方纔把你躡頭的話。細一告訴我。一面說。還一面笑。眉眼之間。儼然有个驕人的意。用我一連沒趣了幾日。心上思量道。我與他們一般。是初見之人。一般有人礙眼。為甚麼見我就避嫌疑。個也不唱一個。見了他們。就瘋癲起來。一些嫌疑不避。竟躡起頭來。可見我的面貌。不如他。可見他的時運。好似我。你就要尋也。

有謂從來小說在  
內蒞園之上者  
必唾其面

去尋那躡頭的人。那裡還來尋我。所以斷了那條肚  
腸。再不到門前去。等時一刻。防備你去尋他。往常  
是極好的姊妹。為這一件事。竟有些妬恨他起來。所  
以今日與你相會見。說來了半年。直到如今。方纔理  
我不得不疑到他們身上。直見你發出許多狠呪來。  
方纔知道。沒有此事。道些戲文。都是你躡頭出來的。  
請問你該做不該做。未央生道。原來有這些磊塊。橫  
在胸中。怎麼教你不發。極既然如此。他們兩個既是  
你的令妹。也只當是我的小姨了。可好使我見他一

神于驕音也

面別的事不想做。只等我叫他幾聲姨娘。使他知道  
我們兩個有了私情。他起先把躡頭的話來驕你。待  
我替你把不但躡頭。又且相與的話去驕他。一驕做  
个礼無不答。你心上何如。香雲道。那也不消。我與他  
兩個不但是姊妹。又且同盟。原說有福同享。有苦同  
受。他以前若果有此事。瞞了我。做是他的。不是他。既  
不曾背我。如今背了他們。獨自一个把你摟在身  
邊。受用就是我的。不是了。心上也過意不去。我見了  
他。少不得要講出來。先他斷過。不可得魚忘筌。倒反

占我的強吃我的醋，然後引你去相會，便他兩個也  
知道天地之間有這一種妙物，大家賞鑒賞鑒，這叫  
做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只是也要與你斷過，你  
得了他們之後，不可改變心腸，還要像今夜這等愛  
我，方纔使得你改變不改變，也要發个誓來。未央生  
聽到此處，不覺手舞足蹈，一个肋斗，就翻下床來，對  
了天地，比以前所發的咒，更加狠毒。發完之後，又爬  
上床去，從新幹起事來。又當央媒，又當會親，把兩桌  
喜酒，併做一席，請他你說，這個媒人醉也不醉，這位

大姨，飽也不飽，兩個完事之後，交頸而睡，直到天明  
日出，方纔醒來。香雲打發未央生，依舊從木橋上過  
去，兩個從此以後，日仁見而夜二同床，比結髮夫妻  
更加恩愛，但不知兩位小姨，何日到手。未央生迷戀  
女色的話，自第二回至此，也說得勾了。今且暫停下  
面，一回另敘別事，少不得一兩齣戲文之後，又是正  
上臺也。

評

小說之奇，未有奇于肉蒲團者。肉蒲團之奇，又

未有奇于此回者。初看香雲使性一段，使人張  
眉豎眼，莫知所自。疑作者硬疊奇峯，故排險障  
以難觀者。及至看到末幅，始知從前一段乃理  
之當然，情所必至，一毫非作意也。香雲未經相  
與之先，便吃無影之醋，則既同枕席之後，必拈  
有理之酸。此婦人之常情，亦小說之故智也。乃  
不惟不妬，而且以月光老自告婦使三段奇緣一時  
畢集。觀者至此，已入山陰道中。雖有微辟臨門，  
亦不暇接，且看未央生得意之事矣。

